

A man with short, spiky hair, wearing dark sunglasses and a dark jacket, holds a handgun in his right hand. He has a serious expression. Behind him, a woman with dark hair and a slight smile looks towards the camera. The background is a dimly lit room with bookshelves filled with books.

联邦调查局的档案

警官教育出版社

联邦调查局的档案

下

〔英〕 罗伯特·鲁德洛姆 著
任晓晋 张安东 郭友安 译
杨可鸣 宋 乔 朱新志

警官教育出版社

1992·北京

(京) 新登字167号

联邦调查局的档案

[英] 罗伯特·鲁德洛姆著

任晓晋 张安东 郭友安 译
杨可鸣 宋 乔 朱新志

*

警官教育出版社

北京西城西绒线胡同贤孝里14号

邮政编码 100031

*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武汉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7.5印张 376千字

1992年3月第1版 199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 000册

ISBN 7-81027-035-4/D·29 定价: 10.50元(上、下册)

第二十二章

太阳穴疼得他恨不得一头栽到地上，但他明白这无济于事。于是他撑持着往前走，两眼注视着开往华盛顿方向的车，看能否截住一辆出租车。

论理他应该留在现场，将这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告诉警方。可他又想到菲丽丝不在场，那样做会引起说不清的麻烦。不能再牵连菲莉斯了，他隐约感到自己负有某种责任。有些事还不清楚，但为了她，必须搞清楚。这是最起码的。

终于等到了一辆车，车顶上的黄色标牌灯塔似地闪闪发光。他走下人行道，挥挥手。车速慢了下来，司机小心翼翼地窗口探头瞧了瞧，才停住车。

“请到海·亚当斯旅馆。”钱瑟勒说。

“老天，你怎么啦？”艾莉森打开门，吃惊地问。

“我箱子里有一瓶药，在背面的夹袋里，快拿来。”

“彼得，亲爱的！你怎么了？”艾莉森扶他靠在门上。“我去请医生。”

“不！照我说的办。我清楚，吃药就行。快！”他感到身体向下滑，便使劲拽着她的胳膊，踉踉跄跄地进了卧室。他在床上躺倒，指了指放在角落行李架上的箱子。艾莉森急

忙跑了过去。

他破天荒地一次吞下了两片药。

艾莉森跑进盥洗间，端来一杯水，在他身旁坐下，扶起他的头喂他。

“彼得，得请医生！”

他摇摇头，虚弱地说，“不。”为了让她放心，他强作笑容。“医生帮不上忙，一会儿就没事了。”他感到眼前发黑，眼皮开始发粘。不，不能就这么睡过去，得让她思想上有所准备。“我要睡一会儿，时间不长，历来就这样。我也许会说梦话，甚至会乱嚷，但不用担心，只是无意识的胡言乱语，废话。”

他脑海里一片昏暗，黑夜来临了。一切都化为乌有，只有自身在和煦的微风中凌空飘浮着。

他睁开了眼睛，也不知睡了多久。俯对着他的是艾莉森那张可爱的脸，她那双眼睛饱含着泪水，显得更妩媚了。

“喂，”他伸手抚摸她湿润的脸颊，“没事了。”

她抓住他的手，按在唇边。“她叫凯茜，是吗？”

到底还是干了想干的事，但却说了不该说的话。他无可奈何地点头，说：“是的”。

“她死了？”

“是。”

“噢，亲爱的。你这么伤心，这么爱她。”

“对不起。”

“别这么说。”

“这对你不公平。”

她低下头，吻了吻他的眼睛，又吻了他的脸和嘴。“这

是一份礼物，”她说。“一份美妙的礼物。”

“我不懂”。

“你叫过她，又喊了我。”

他将在第三十五大街那幢房子里发生的一切全告诉了艾莉森。他有意隐讳了当时遭到的生命危险，把奇怪的枪击称为恐吓手段，不过是吓唬人而已，并非是谋杀。

显然她不信他的话。她毕竟是军人之女，诸如此类的假话以前也没少听过。她一声不吭，倾听着彼得那大打折扣的叙述，只是在目光中显露出疑问。

彼得说完后，走到窗前看着下面第十六大街的圣诞节装饰物。对面教堂里传来令人烦恼的沉闷钟声。过几天就是圣诞节了，他没想过这一点，现在也没想，他正在考虑该怎么办。去联邦调查局，让这场疯狂行动的炮制者制止它吗？但私人财产被毁了，还动用了凶器，得非莉丝同去才行。

“我得找到她，”他轻声说。“得让她明白她必须和我一起去。”

“我给你查她的号码。”艾莉森拿起床头柜上的电话簿。彼得仍望着窗外。“上面没有，她没注册。”

钱瑟勒想起来了，艾莉森的父亲也没注过册。他不知道能否象当初发现麦克安德鲁的号码那样轻易就搞到她的号码。同样的还是记者们惯用的把戏，一位同行老友，到此过夜，亟盼联系。

但这回此路不通。那位编辑自己也许常干这样的事，拒绝提供麦克斯韦尔的号码。

“我来试试，”艾莉森说。“五角大楼昼夜都有新闻官值班，坏消息和伤亡随时都有可能。那些退休的高级官员享有

特权，我找找，他们或许会记得我。”

五角大楼有菲莉丝·麦克斯韦尔的两个号码，一个是私人电话，另一个是她所住公寓交换台的号码。

私人电话无人接。公寓交换台只传递口信，不提供房客的任何情况。但因打电话的人不知道确切地址，接线生告诉了他。

“我和你一起去，”艾莉森说。

“你不能去，”彼得回答说。“她提到了你父亲，不光是名字，还有昨天在阿灵顿的葬礼。她已经吓得神经失常了。我打算说服她和我一起去，如果见了你，她也许就不肯了。”

“好吧。”艾莉森点点头。军人的女儿明白这些。“可我担心你，又遭到袭击怎么办？”

“不会的。”他顿了顿，伸手将她揽入怀中。“还有，”他看着她的眼睛说，“我不愿把你牵扯进去，这事已完了，了结了。你说过这样的话，还记得吗？我当时不赞成，但现在同意。”

“谢谢你。我想我说的是无论他做过什么事，既然做了就无法改变。他象征着某种东西，我不愿其受到损害。”

“我也有重要的东西，不能改变或受到损害，那就是我们。”他轻轻地吻着她。“今晚一过，我们就可以开始自己的生活。一想到这，我就非常兴奋。”

她微笑着回吻他。“我太可耻了，在你最软弱的时刻引诱了你。我应该被烙上耻辱的印记。”说完，她脸上笑意消失了，看着彼得的眼睛，目光里流露出脆弱的神情。“一切发生得太快了，我不要求你许愿，彼得。”

“我要，”他答道。

“您在前厅先坐一会，先生，我马上就来。”菲莉丝所住公寓里的门房说。那人毫无踌躇，好象知道他会来似的。

彼得在一把绿色的塑料椅上坐下等候。门房站在门外，脚跟着地摇晃着身子，一双戴着手套的手背在身后。

真蹊跷。

五分钟过去了，门房还没有进屋的意思。他是不是把自己给忘了？钱瑟勒站起身，四下看了看。他和接线生通过电话，交换台在哪呢？

在前厅后面邮筒和电梯门之间有一个小玻璃窗。他走过去，探头看了看。接线生正戴着单耳机对着话筒说话。她说的很快，语气很重。这是与朋友交谈，不象是回答询问者。彼得敲敲玻璃，接线生收住话头，拉开了玻璃窗。

“先生，什么事？”

“我找菲莉丝·麦克斯韦尔。请您往她的房间挂个电话，我想跟她通话，事情很急。”

接线生的反应和门房同样蹊跷，虽不尽相同但仍然令人不解。她犹犹豫豫，似乎不知所措。

“我想她不在家，”她说。

“您没给她挂电话，怎么知道她不在呢？”

“您问过门房吗？”

“这到底怎么回事？”彼得立即明白了，这些人是受人之命。“给她房间挂电话！”

不出所料，电话里没有回音。无须再浪费时间了。他快步走出门，站在门房面前。

“废话少说。你有事要告诉我，说吧。”

“这事不好说。”

“什么事?”

“她描述了您的模样，说您叫钱瑟勒。如果您来了，如一小时前，我必须告诉您十一点再来。麦克斯韦尔小姐来电话说那时她才回。”

彼得看看表，“好啊，快十一点了，再有什么?”

“再等会，行吗?”

“不行。就现在。不然咱们一起到警察那儿去说。”

“好，好。去他妈的，几分钟有什么关系。”门房伸手从怀里大衣口袋中取出一封信，交给钱瑟勒。

钱瑟勒看看他，又看看信。信封上写着自己的名字。他回到前厅灯光下，拆开了信。

亲爱的彼得：

对不起，我逃走了，我知道你会来找我的。你救了我的命——就某种程度而言也拯救了我的理智——所以我应该对你有所解释，但恐怕是很有限的。

等你看到这封信时，我已上了飞机。别追踪我了，那是徒劳的。几年来我一直存有一份假护照，我知道会有用它的一天，显然，现在是时候了。

今天下午，在那可怕的电话告诉我你把我写进小说后，我通知报社，说因身体不好，需要请长假。实际上，我的编辑没特别表示反对。近几个月里，我的工作并不出色。

我并非是突然决定出走，而是考虑了很久。今晚的事不过是促成了我的决定。不管我犯了什么错，

也不该要我的命。我的，你的，或任何人的命。更不该妨害我的职业义务。

可他们就这么干了。我的工作受到了干扰。真该讲不让讲。这次捡了一条命——还不知能维持多久——真亏了你。我写不下去了。

谢谢你救了我的命，对错怪了你深表歉意。

我要说，看在上帝份上，别再写你那本书了！但我又得说，你不能放弃！

这是我最后的道别，亲爱的年轻人，我将永远爱你。谢谢。

菲丽丝

彼得又看了一遍，想弄清信中的寓意。菲丽丝由于极为恐惧，故言辞谨慎。可她害怕什么呢？她犯了什么错？她究竟干了什么——或没干什么——致使她放弃终身的事业呢？真是疯了！

一切都乱套了。一切！必须制止这些疯狂行为！他向门外走去。不知从哪儿传来一阵嗡嗡声，他手刚抓住门把手，声音停了。

“钱瑟勒先生？”他听到接线生在叫他。她拉开玻璃窗，探出头来，“您的电话。”

菲丽丝。也许她改变了主意！他奔过去接了听筒。

不是菲丽丝·麦克斯韦尔。是艾莉森。

“发生了一桩可怕的事。一个男人从印第安纳波利斯打电话来，他疯了，他在机场，正要坐飞机来华盛顿——”

“是谁？”

“一个叫布罗姆利的人，他说要来杀你。”

卡罗尔·昆兰·奥布赖恩从门卫手中接过安全记录，说声谢谢。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的门关了。出入登记将送往中心服务台。一天二十四小时，联邦调查局的人都有记载，不交通行证，谁也别想离开。

奥布赖恩想起了四个月前，一份安全记录使他在局里的声誉每况愈下。当时他发现五月一日下午的记录中有三个人的名字：索尔特、克雷普斯和朗沃思。前两人是陆军闲散人员，第三个是住在太平洋地区毛伊岛的退休特工人员。这三位陌生人那晚进了大楼，第二天早晨，胡佛就死了，局长的卷宗也不翼而飞。这些卷宗被看作不祥之物，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谁也无心去追根寻源。

可是奎因·奥布赖恩提出了疑问，他私下征询那些关心此事并有意倾听的人们的意见。他在局里颇受欢迎。那些人感情上受到的创伤比他多，年限也比他长。他毕竟才来了四年半。当时他年方四十，是萨克拉门托战场上的英雄，G-2军的门面人物，刚刚从越共的监狱里逃出来。在加利福尼亚曾受到民众的夹道欢迎，政府召他来首都，总统授予他勋章。因他曾当过律师，胡佛就录用了他。他的光荣履历为联邦调查局增色不少，对他本人也大有好处。在司法部他应该有远大前程。

应该有，但没有了，因为他好提问题。有人在电话里低声命令他住口。一种呆板、恐怖而又尖利的低语告诉他，他们握有一份一位中校临刑前的口供。里面说，由于一个叫卡罗尔·昆兰·奥布赖恩的上尉擅自行动，中校和其他七人

被处以死刑。那个上尉的违抗命令导致了八个美国士兵的死亡。

当然，这只是故事的一半，还有另一半哩。还是这位上尉，他照顾狱中的伤病员比那位后来被处死的中校要精心得多，他尽量帮助别人干活，还从看守那儿偷来食品和药物以帮助大伙维持生命。最后，为了同伴难友也为了自己，他逃了出来。

他是律师，而非军人。是律师的逻辑而非军人的战略在引导他，更没有军人那种不成功便成仁的天职信念。他知道，这是能辩白自己的缺憾。他那么做到底是为了大伙？还是仅为个人？

奥布赖恩不知道是否有绝对的答案，但这问题本身就足以毁了他。最受世人憎恶的莫过于一个被揭露的‘战争英雄’了。人们受到了愚弄，自觉难堪，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他。

这一切那可怖的低语都交待清楚了。归根结底是因为自己好提问题：三个身份不明的人在胡佛去世的头天晚上进入局里，第二天一早卷宗就不见了。

倘若奥布赖恩想要证实一下自己每况愈下的声誉，只须看看自己的执勤单就行了。他被好几个委员会除了名，有关新近与国家安全局和中央情报局建立联络的分类报告也不再送给他了。他突然被安排每天值夜班。夜班！在华盛顿这个词是和奥马哈陆军办公室同义的，即强迫特工人员反省，尤其是重新考虑自己的前程。

这也迫使奥布赖恩想弄清楚局里究竟是谁在监视他。那人肯定知道胡佛去世前夜有三个身份不明的人以非正当手续混进了大楼。也许他比自己更了解胡佛私人卷宗的内容。

还有一个顾虑压在奥布赖恩心头，使他郁郁不乐。四个月前听到电话里那阵低语后，他的反抗精神消失了。他在局里的衰运很可能是自己的所作所为带来的。

一阵电话铃声打断了他的沉思，将他拉回到值夜班的平淡现实中来。他看了看指示灯，知道是门卫打来的内线。

“我是第十大街值班室，报告一件事。这里有个人执意要见负责官员，说是官就行。我们让他明天来，他不肯。”

“他是醉鬼，还是疯子？”

“好象都不是。事实上我知道他是谁。我读过他的《反击》一书。他叫钱瑟勒，彼得·钱瑟勒。”

“听说过。他想干什么？”

“他不说。只说有要紧事。”

“你怎么看？”

“若无人接见，他会等一宿的。奎因，我想你得见他。”

“好吧，查一下他身上是否有武器，派人送他来。”

第二十三章

彼得走进办公室，向身穿制服的卫兵点头致谢。卫兵关上门，走了。窗前书桌后坐着的一位红棕色头发，敦敦实实的人站起来向他伸出手。钱瑟勒走过去握住那只手。他感到有点异样，这手冰凉且透着生硬。

“钱瑟勒先生，我是高级特工人员奥布赖恩。我想我不必提醒您这样晚来这儿是严重违反规定的。”

“情况例外呀。”

“您肯定不需要警察？我们的权力是有限的。”

“我情愿找你们。”

“不管什么事，就不能等到明天上午吗？”奥布赖恩依然站着。

“不能。”

“明白了。请坐。”奥布赖恩向桌前两把椅中的一把指了指。

彼得略一迟疑，“我愿站着，起码现在是这样。不瞒您说，我很紧张。”

“随便您。”奥布赖恩坐了下来。“但至少应该脱下大衣，如果您想多呆一会的话。”

“也许今夜我就不走了。”钱瑟勒说着脱下大衣搭在椅

子上。

“我可不希望您这样，”奥布赖恩望着他说。

“您看着办，这总算公平吧？”

“我是律师，钱瑟勒先生。省略式回答，尤其是省略式问题，是无聊且令人生厌的。本人讨厌这些。”

彼得怔怔地看着他，“律师？我想您刚才说您是个特工，一个高级特工。”

“不错。我们大多是律师，或会计。”

“我忘了。”

“我现在提醒您，不过我想不出这有什么关系。”

“对，没关系，”钱瑟勒一边回答，一边集中思想。“奥布赖恩先生，我有件事要讲给您听。讲完了。我可以随您去找您认为应该听听这事的任何人，再重述给他们听。这事得从头讲起。否则没法说清。在开始讲之前，我想请您打个电话。”

“等一下，”奥布赖恩打断了他。“您是自愿来的，而且拒绝了我让您明天早上来正式约见的建议。我不接受任何先决条件，不打电话。”

“我有正当理由要求您打。”

“如果是先决条件，我没兴趣。请明天早上再来。”

“不行。不说别的，有人正从印第安纳波利斯坐飞机来，并扬言要杀死我。”

“找警察去。”

“这就是您的话？‘找警察’、‘明天早上再来’？”

奥布赖恩靠着椅背，眼光里露出越来越强的疑问。“您写了一本叫《反击》的书，是吗？”

“对，但那不是……”

“我想起来了，”奥布赖恩打断了他的话。“那本书是去年出版的，许多人认为写的是真事，也有不少人感到忐忑不安。您说中央情报局在国内活动。”

“我碰巧是这样想的。”

“我明白了，”奥布赖恩继续谨慎地说“去年是情报局，今年大概是联邦调查局吧？您深更半夜从街上闯进来，就是为了鼓励我们干些什么，您好写本书，对吗？”

彼得紧紧地抓住椅背。“我不否认这是因为一本书——因一本书的构思引起的，但现在已经大大出格了。有人被谋杀了。今晚，我，还有我的同伴，也险些被杀死。这一切都有联系。”

“我再说一遍，找警察去。”

“我要您给警察打电话。”

“为什么？”

“这样您才会相信我，因为这事与联邦调查局有关系，我想只有你们才能制止这一切。”

奥布赖恩探起身，谨慎而又不乏好奇地问：“制止什么？”

钱瑟勒略显迟疑。当着这位疑心极重的人，无论如何得表现出很理智。如果他将自己看作疯子——甚至半疯——他定会将自己轰出去交给警察。彼得对警察并无恶感，他欢迎警察们的保护，但靠他们解决不了问题，只有联邦调查局才能办到这点。他语调尽可能平静地说下去。

“制止谋杀当然是首先必须的。还要制止恐吓、敲诈和勒索，有人正在被他们毁掉。”

“被谁？”

“被那些自以为握有能使联邦调查局声誉扫地的情报的人。”

奥布赖恩一动也不动。“怎么个声誉扫地？”

“是基于胡佛被谋杀这一观点上的。”

奥布赖恩僵住了。“我明白了。那么给警察打电话说些什么？”

“敦巴顿橡树园后面，靠近威斯康星的西北第三十五大街有一幢老房子。几小时前我离开那儿时正在燃烧。是我放的火。”

奥布赖恩睁大了眼睛，急切地说，“这简直就是招供。作为律师，我想您应该——”

“如果警察们搜一下那房子，”彼得没理会奥布赖恩的劝阻，继续说。“他们会发现前面草坪上有弹壳，屋内墙上、木制品和家具上有枪眼，厨房的半扇门被砸碎了，还有电话线被掐断了。”

奥布赖恩目不转睛的盯着钱瑟勒。“你究竟在说些什么？”

“这是一次伏击。”

“在住宅区开枪？”

“枪上安了消音器，没有人听到声音。有时射击停止了，大概是因为有车路过。由此我想到了火，会有人发现失火的。”

“你离开现场了？”

“我跑掉了。现在我很后悔。”

“为什么要离开呢？”

彼得又迟疑了。“我当时吓懵了。”

“您的同伴是谁？”

“我想这也是我跑离现场的部分原因。”彼得顿了一下，